

The Lost City of Z

一座失落的黄金城，一位狂热的探险家，
成就20世纪最令人着迷的传奇！

迷失 Z城

大卫·格恩◎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联动
FONGHONG

The Lost City 失城

迷失Z城

大卫·格恩 ◎著

刘 元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失Z城 / (美) 大卫·格恩著；刘元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214-06076-1

I . 迷… II . ①格… ②刘… III . 传记文学－美国－现代
IV . 1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4086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9-400

The Lost City of Z

Copyright ©2009 by David Gran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9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Robbins Office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S by Doubleday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迷失Z城

著 者 大卫·格恩

译 者 刘 元

责任编辑 蒋卫国

特约编辑 丁睿姝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同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28千字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076-1

定 价 27.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有时，我需要的一切就是短暂的一瞥、不协调的风景
中间的空地、浓雾中的一丝亮光、人群中偶遇的路人的谈话。
我想，从那儿开始，我可以一片接一片地将这座城市拼接
起来……如果我告诉你我要去旅行的城市在时空上是不连
续的，有时稀稀拉拉，有时密密麻麻，你不要相信我对它
的探索会停止。

——伊塔罗·卡尔维诺

Z城：一座令人狂热的黄金城

全世界都在关注福塞特

在神秘的亚马逊丛林，有一座黄金城（El Dorado）。这座城市遍地黄金，城中人“挥金如土”。他们在祭祀前要迎风洒落金粉，使全身包裹上黄金。每个人都在黄金的簇拥中诞生，又在黄金的包围中逝去。那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是一个使人无限向往的人间天堂。

1925年4月，来自英国的传奇探险家珀西·哈里森·福塞特深入亚马逊河腹地，向隐藏在秘林中的黄金城前行。福塞特在地图上把目的地用英文最后一个字母“Z”标出。之前几次死里逃生的探险经历让福塞特坚信自己已找到黄金城的遗址，他才是揭开谜底的人。

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福塞特，他被媒体誉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后的探险家”。福塞特此次前行得到了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资助，人们相信他一定会带着重大发现荣耀地归来。

当福塞特率队进入亚马逊腹地时，怪事接连发生：河中的鱼成了吃人的野兽；蚂蚁能瞬间将人吞噬；队友因饥饿成了食人族；牲畜也歇斯底里……就在他即将揭开真相时，却突然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他的最后去向成了谜。

Z城之谜

曾经连3英镑的皇家地理学会会费都交不起的福塞特，失踪后却仿佛成了一座金矿。无数人从他的故事里汲取灵感，衍生出以他的形象为主人公的小说、广

播剧、电影、漫画……虽然已不能在尘世中见到这位探险家，但他和Z城的故事，却一直是未完待续。

与福塞特同时代的柯南·道尔，这位因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而名扬天下的作家，在听过福塞特的报告后，写出《失落的世界》；天才导演斯皮尔伯格，在自己的扛鼎之作《印第安那·琼斯》里，讲述福塞特在印第安人部落的惊险故事；在欧美长盛不衰的漫画《The Shadow》里，那个神秘又无所不能的魅影奇侠肯特·阿兰德，原型竟然也是福塞特。在本书上市之前，就有消息传出，派拉蒙电影公司已买下此书的影视版权，布拉德·皮特将出演福塞特一角。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深陷福塞特与Z城之谜？本书的作者大卫·格恩一语中的：“我们大多数人，会对那些疯狂的事心向往之，却不能付诸于行动。”人类的天性就是喜欢冒险与征服。虽然在现代文明社会，我们不得不循规蹈矩，忠实地扮演着各种角色，成为庞大国家机器中的小零件。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始终存在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

Z城，这座福塞特心中的黄金城，唤醒了那些不安定的灵魂。受着内心的指引，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亚马逊，重走福塞特的征途，寻找失落的Z城。

大卫·格恩的私密日记：重走Z城

2004年，《纽约客》专栏作家大卫·格恩对福塞特和Z城的故事产生了兴趣。他来往于纽约与伦敦，造访皇家地理学会档案馆，探访福塞特的后人，研读福塞特的日志。无意间，格恩发现了福塞特留下的蛛丝马迹。兴奋不已的他立即前往亚马逊，重走福塞特的探险路线。这是否意味着，20世纪最离奇的探索之谜将被他揭开？

大卫·格恩在书中首次披露：

“四周盘根错节的树木和虬枝看上去鬼影重重，叮人的苍蝇和蚊子在我皮肤上留下斑驳的血迹。我已失去向导，没有食物和水。将地图装回衣袋后，我奋力向前，试图找到出路，虬枝却无情地抽打着我的脸。

“我看不见树林中有东西在动。‘谁？’我大喊，却无人应答。”

当格恩越来越接近目的地，心中的疑问也越来越强烈……他是否找到了Z城？是否走出了Z城的迷宫？



The Lost City of Z

目录

• 目录 •

Z城：一座令人狂热的黄金城 / 001

第1章 我们会回来 / 001

第2章 突然失踪 / 011

第3章 搜捕开始了 / 020

第4章 宝藏 / 026

第5章 地图上的空白 / 039

第6章 门徒 / 047

第7章 太空冰激凌和极限运动袜 / 055

第8章 挺进亚马逊 / 059

第9章 秘密卷宗 / 073

第10章 绿色地狱 / 079

第11章 死马营 / 084

第12章 上帝之手 / 086

第13章 赎金 / 105

第14章 Z档案 / 109

第15章 黄金城 / 127

第16章 保险柜 / 133

第17章 疯狂的世界 / 137

第18章 科学强迫症 / 157

第19章 意外提示 / 167

第20章 无所畏惧 / 171

第21章 最后目击者 / 188

第22章 生死未卜 / 198

第23章 上校的尸骨 / 218

第24章 彼岸 / 231

第25章 Z / 236

资料说明 / 254

The Lost City of Z
第1章

我们会回来

• 60000 •

1925年1月的一个寒冷日子里，一位身材高大、仪表不凡的绅士匆匆穿过新泽西州霍博肯市的码头，朝驶向里约热内卢的长达511英尺的远洋轮船——SS沃邦号奔去。此人57岁，身高6英尺，长长的胳膊上全是肌肉。虽然他头发稀疏，胡须斑白，却很健康。如果情况允许，他可以数天不休息、不进食地连续行走。他的鼻子有些变形，就像是拳击手的鼻子。他外表凶悍，尤其是那双靠得太近的眼睛，总在厚实的头发下朝前窥视，甚至连他的家人都不能确定它们的颜色，有人认为是蓝色，也有人认为是灰色。但无论是谁，都会被这双深邃的眼睛吸引，有人称他的眼睛为“远见之眼”。他经常戴着斯泰森式毡帽，穿着马靴，挎着步枪拍照。但即使他西装革履，剃掉乱蓬蓬的胡须，他仍被码头上的人们一眼认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珀西·哈里森·福塞特上校。

他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后一位杰出的探险家，仅仅带着砍刀和指南针，心

怀神圣的使命感就冒险进入地图上未标注的神秘王国。近 20 年来，他的冒险故事让公众的想象不断升级：与外界失去联系的他在南美洲的荒野是怎么生存的；土著人是怎么袭击他的；他是怎样同“水中恶魔”食人鱼、电鳗、美洲虎、鳄鱼、吸血蝙蝠作战，包括那个几乎吞食他的蟒蛇。他被称为“亚马逊的大卫·利文斯通”，有无人能敌的耐力。同伴声称他与死亡无缘。有一位美国探险家形容他“有不屈不挠的意志、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无所畏惧的斗志”。另一位探险家说他“比别人走得更远，徒步旅行得更久，外出探险更细致”。出版界杰出的刊物——伦敦《地理学刊》在 1953 年评论道：“福塞特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人们认为他是最后一位个人主义探险家。在有飞机和无线电通讯的时代里，有组织、有强大财力资助的现代探险队没有做到的事他做到了。”他是人类征服丛林的楷模。

因为他对绘制南美洲地图做出的贡献，1916 年，经乔治五世国王的恩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一枚金质奖章。每隔几年，像蜘蛛腿般瘦弱、疲惫不堪的他蓬头垢面地走出丛林时，数十位科学家和知名人士就会挤进报告厅听他演讲，其中就有亚瑟·柯南·道尔。他在 1912 年出版的《失落的世界》里曾提到了福塞特的经历。书中有这样的叙述：探险家迷失在南美洲未知的荒野，在偏远的高原，找到了未灭绝的恐龙。

福塞特跳到轮船甲板时，像极了柯南·道尔小说中的主角约翰·罗克斯顿。

有几分像拿破仑三世，有几分像堂吉诃德，甚至还有几分英国乡绅的气质……他的嗓音柔和，性格沉稳。但在炯炯有神的一对蓝眼睛里，潜伏着狂躁和无法更改的坚毅。这种被压抑的狂躁和坚毅让他更具危险性。

福塞特之前的探险经历，与即将面临的探险相比，不值一提。和其他乘客一起排队登上 SS 沃邦号轮船时，他把自己焦虑的情绪掩饰得很好。这艘号称是“世界上最舒适”的轮船，从属兰伯特和霍尔特公司出品的精英“V”

级系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击沉了该公司几艘远洋客轮，但这艘幸免于难。它船体黝黑，白色甲板十分考究，条纹状的烟筒将滚滚烟雾抛向天空。T型福特汽车像羊倌赶羊一样将乘客赶到这个码头，港口的搬运工人帮助乘客将行李运到底舱。男乘客打着丝绸领带，戴着圆顶高帽；女乘客身着裘皮大衣，戴着羽毛帽子。他们看起来像是要去参加社交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就是在出席一项社交活动。这艘奢华远洋客轮上的游客被编入八卦小报，被寻找金龟婿的年轻女孩所追捧。

福塞特拿着衣服向前挤过去，运动裤上挂着枪、罐头、奶粉、信号灯和手工制作的大砍刀。他也带着一套测量仪器：六分仪和确定经纬度的航行表，测量大气压的无液气压计，可装入衣袋的甘油罗盘。这些是他根据多年的经验而准备的行头。他携带的衣物也很讲究，是用轻薄、不易撕破的华达呢制作的。他曾见到有人因细微的疏忽死于非命——破碎的网袋、过紧的靴子都可能是死因。

福塞特走进与美洲大陆几乎一样大的荒野——亚马逊，他称自己的事业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为寻找一个失落的文明探险。在此之前，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已被探索，神秘的面纱已被摘下。但是，亚马逊却仍像月亮的背影那样神秘莫测。正如皇家地理学会前任秘书长、世界上最著名的地理学家约翰·斯科特·凯尔蒂所说的那样：“没人知道那儿有什么。”

自从1542年，弗朗西斯科·德·奥雷利亚纳和他以“西班牙征服者”为名的军队降落在亚马逊以来，地球上再也没有比这个地方更能引发想象力的了——或者说引诱人们为之丢掉性命。道明会修士加斯帕尔·德·卡瓦加尔陪伴奥雷利亚纳，描绘了类似于希腊神话中的亚马逊女战士。半个世纪之后，沃尔特·拉雷爵士谈到印第安人，说“他们的眼睛在肩膀上，他们的嘴在双乳中间”。莎士比亚在《奥赛罗》织就的传说中，还有这样一句：

彼此相食的野蛮部落，和肩下生头的化外异民。

该地区真实的事情——蛇像树一样长，啮齿动物有猪那么大——确实不可思意。然而没有点缀似乎更不切实际。最令人着迷的设想就是看见黄金城。罗利声称，“西班牙征服者”从印第安人那里听说的王国黄金充盈，当地的居民甚至将其磨成粉到处乱吹，“用赤裸的身体上扛着的中空芦苇杆吹得从头到脚金光闪闪”。

然而，每次试图找到黄金城的探险总是以灾难的形式告终。加斯帕尔·德·卡瓦加尔的团队一直在找寻这个王国，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没有食物可吃，只能吃与草药共煮的皮衣、皮带和鞋底，这么做的结果是身体虚弱得站都站不起来。”仅在这一次探险里，就有 4000 人死去。

这 4000 名探险者是因为饥饿、疾病、印第安人的毒箭而亡。有些黄金城探险者与食人族搏斗，在探险中发疯的人也为数不少。1561 年，阿奎尔及其部下凶残地相互杀戮，他大喊：“上帝是否以为下雨了，我就不能……我要毁掉这个世界！”阿奎尔甚至刺死自己的孩子，喃喃自语：“女儿，我把你托付给上帝，因为我要杀死你。”西班牙皇室还没来得及派军队去阻止他，他就在信中警告：“国王，我以基督的名义向你起誓——如果有 10 万人来，他们一个也不会逃脱。报告是错误的，在那条河里除了绝望，什么也没有。”阿奎尔的部下最终起来反抗，杀死了他。他的尸体被大卸八块，西班牙政府把他的头挂在金属笼子里，向民众展示，声称这是“上帝的惩罚”。然而 300 年来，对黄金城的探险从未停止，更多的人因此命丧黄泉。在约瑟夫·康拉德遭受灾难后，大多数考古学家得出结论，黄金城仅仅是个幻想。

可福塞特深信亚马逊藏着秘密王国。与疯狂的寻宝者不同，他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他花费数年时间收集证据来证明自己的 Z 城理论——挖掘文物、研究壁画和走访部落。在与怀疑论者激战后，福塞特从尊重科学的机构那里得到了资金支持。这些机构有皇家地理学会、美国地理学会和美国印第安博物馆等。一些媒体宣布他不久会惊动世界，《亚特兰大宪政报》的报道中这么说：“或许这是保守的科研机构资助的最冒险、最壮观的科学探险活动。”

福塞特已经确定在巴西亚马逊河流域存在一个古老的、高度文明的种

族，他们的文明是如此古老和高雅，足以永远改变西方对南美洲的看法。他称这个被遗忘的地区为 Z 城。“我称之为 Z 城的中心是我们的目的地，它在一个山谷……大约 10 英里宽。该城就在它中间的高地上，我曾通过一条桶形的石头路到达此处。”福塞特之前提到，“那里的房屋低矮，没有窗户，有一个金字塔状的庙宇。”

从霍博肯码头望去，哈德逊河上的曼哈顿岛清晰可见。码头上的记者大声询问，希望得知 Z 城的具体位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业革命加快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此吸引大众目光的事情实在是不多。一家报纸欢呼：“自从庞塞·德·莱昂穿越未知的佛罗里达州探寻神奇的不老泉以来……没有人会设计如此诱人的探险。”

正如福塞特在给朋友的信中所描述的那样，他虽然乐于接受“大惊小怪”，但对此的反应却是慎之又慎。他知道他的劲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赖斯已带着史无前例的先进装备进入亚马逊丛林。赖斯博士是个有钱的美国佬，有大量物资可用。赖斯博士可能找到 Z 城的预言使福塞特极度惊慌。几年前，福塞特在皇家地理学会的同仁罗伯特·F·斯科特宣布要成为第一个到南极的探险家，结果斯科特刚到南极就冻死了。他的对手，挪威人罗尔德·亚孟森比他早 33 天到达南极。在出发前给皇家地理学会写的一封信中，福塞特写道：“我不能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包括准确的定位坐标在内。一旦这些东西泄露出来，其他探险者找到他们期望的王冠就没那么痛苦了。”

他还担心，如果他公布自己的行程路线，那些试图找到 Z 城或想去营救他的人将会丧失性命。此前，一支 1400 名的武装人员探险队就在这个地区消失了。一则在全世界发布的新闻声明：“福塞特探险队……进入新大陆再也没有回来。”福塞特决定到达最难以接近的地区。他不想像其他探险者那样乘船而入，他的计划是在丛林中劈开一条道路，步行到达那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曾评价福塞特说，“他是唯一活着回来并有所发现的地理学家”，就 Z 城的探险活动而言，“步他后尘者绝无可能做到”。在离开英格兰之前，福塞特向他的儿子布莱恩透露：“如果凭我所有的经验，还不能成功到达，

那其他人就更没希望了。”

记者在身边吵吵闹闹。福塞特解释说只有小规模的探险活动才有生存的希望，他们一行人可以依靠这块土地生存，不会对怀有敌意的印第安人造成威胁。他说：“这次探险没有挑夫、向导和托运重物的牲口，这不是一次饮食无忧的探险。如果是庞大的队伍，探险就不会有进展。他们将逗留在文明的边缘，享受着公众的关注。到达真正的荒野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挑夫，因为他们害怕被残害。因为没有草场的缘故，再加上昆虫和蝙蝠的袭击，动物也无法被带去。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度，所以也就没向导可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设备减少到最少，如果随身携带所有设备，结识并相信土著人，与他们成为朋友，就可以生存下来。”他又补充，“我们将不得不遭受各种日晒雨淋之苦……我们必须在精神和体力上有抵抗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总是在身体垮掉之前，精神就先崩溃了。”

福塞特只选择了两个人跟他一起去探险：21岁的儿子杰克以及杰克最好的朋友罗利·莱姆尔。虽然他们从未从事过探险活动，但福塞特认为他们是这次任务的最佳人选。他们坚强不屈、忠贞不渝，关系又如此亲密，经受数月的隔离和折磨后，“彼此不会烦扰或迫害”——或者，不会彼此背叛，而背叛是在类似的探险活动中司空见惯的行为。杰克像他的弟弟布莱恩说的，“极像他的父亲”。他身材高大，有健康而禁欲的生活方式。他和父亲都不吸烟、不酗酒。布莱恩说过，杰克有“十足的6英尺3英寸骨架和肌肉，引起身体退化的三种原因——酒精、烟草和散漫的生活方式，与他全无关系”。严格遵守维多利亚法规的福塞特上校对杰克的评价与此略有不同，他说：“他头脑聪慧，身体有力。”

杰克自小就想和父亲一起去探险，他花费数年时间准备远征——举重、维持定性饮食、学习葡萄牙语以及依据星星确定方向的方法。尽管这样，他还是有所欠缺。他的脸蛋光洁润泽，有干净利落的胡须和光滑顺溜的棕发，完全没有父亲的刚毅之气。他身着时尚服装，看起来更像电影明星，那正是他理想中凯旋归来时的形象。

虽然罗利的身材没有杰克高，但仍有将近 6 英尺的高度，且肌肉发达，有“合适的体格”（福塞特对皇家地理学会所说）。罗利的父亲曾是皇家海军外科医生，因患癌症于 1917 年亡故，当时罗利仅 15 岁。罗利有一头褐色头发，额前发尖呈“V”形，蓄着赌徒式的小胡子，显得滑稽而淘气。“他生来就是丑角。”布莱恩·福塞特说，“与严肃的杰克形成巧妙的互补关系。”实际上，还在德文郡西顿的乡下时，杰克和罗利就已经分不开了。他们在那长大，一起骑自行车，用步枪向空中射击。在给一个知己的信中，杰克写道：“现在我们吸收了罗利·莱姆尔，他像我一样机敏……他是我唯一的密友。7岁时，我们就相识。自那以后，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他绝对是个可靠而正派的朋友，我们彼此深知。”

当杰克和罗利兴奋地登上轮船时，迎面是一群身着白色制服的服务员，有的拿着电报，有的拎着预祝旅途一路顺风的果品篮，急急忙忙地穿行在走廊上。船尾挤满了坐经济舱旅行的乘客，一个服务员小心翼翼地避过那里，带领探险家去轮船中部的头等舱，头等舱距离咯咯作响的螺旋桨较远。这条船与 20 年前福塞特第一次去南美洲旅行时所乘的船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它也比查尔斯·狄更斯在 1842 年穿越大西洋时坐过的船好得多，那条船上的舱位据狄更斯形容，是个“完全用不成，令人彻底绝望的破盒子”。狄更斯还说，餐厅像“有窗户的灵车”。而现在这条船上的一切都是为游客提供新的安居之地所设计的——“全心全意为游客”。福塞特所考虑的“即将要去的地方，需要有强健的身体、坚忍的意志来面对随时会失去性命的危险情况”，完全不在这些旅客的考虑之内。头等舱有床和自来水，阳光和新鲜空气可以透过舷窗照进舱内，头顶有促使空气流通的电风扇。船舶的小册子印有沃邦公司“确保安全的现代完美通风机”的广告，这个设备可以消除在热带时遇到的不适感觉。

像其他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探险家一样，福塞特是个全才，他不仅是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船舶设计师。他的墨水画曾在皇家艺术学院展出，他还获得过“鱼形曲线”设计专利，该技术可以

使船速增加一节（节是速度单位，即海里／小时）。尽管他热爱大海，但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说自己对 SS 沃邦号轮船的航行厌恶之极：“我想要的一切在那丛林之中。”他的妻子妮娜是他忠诚的拥护者，每当丈夫外出时，她就是丈夫的发言人。

杰克和罗利却渴望了解这艘豪华客轮的内部。在船的一角，是拱形顶棚和大理石栏杆的休息厅，另一角则是餐厅。餐厅的桌上铺着白边的桌布，服务员打着黑色领结，供应烘烤的羊颈脊肉和瓶装红酒，管弦乐队在演奏着音乐。这艘船还有一个健身房，年轻的男游客可以在此锻炼身体。

杰克和罗利不再是两个无名的孩子，正如报纸对他们的形容一样，他们是“勇敢、严肃、认真的英国人”。他们都像兰斯洛特爵士般风度翩翩。一些达官贵人请他们饮酒吃饭，于是他们认识了吸长香烟的女人。不过，福塞特上校称这些女人为“不知羞耻、大胆的厚脸皮”。人人都这么说，在女人面前，杰克不知道如何举止。对杰克而言，女人就像 Z 城那么神秘、遥远。但罗利很快就和一个女孩打情骂俏了，他想必在夸耀即将到来的冒险了。

福塞特知道，对杰克和罗利而言，这次探险仅仅是想象中的伟业。在纽约，两个男孩白天尽情享受恒久不变的铜管乐，晚上住在华尔道夫酒店。在最后相聚的夜晚，全市的权贵和科学家齐聚在“黄金屋”，陶醉在“成功祝福”的聚会中。国家艺术俱乐部和营火俱乐部里的名流，在埃利斯岛夜夜笙歌。官员曾说，聚会上没有“无神论者”、“一夫多妻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残疾人”。电影院则是杰克不管白天黑夜都常去的地方。

多年的探险经历令福塞特耐力非凡，而杰克和罗利得马上练就耐力。但福塞特坚信他们会成功。他在日记中写道：“杰克具有这种素质。”并预言，“他很年轻，足以适应任何事情，在探险的几个月里，他能够得到充分锻炼，变得更加刚毅。如果他像我，就不会染上各种疾病……在紧急情况下，他会显露出自己的勇气。”福塞特也表示了对罗利的信任。罗利对杰克的尊敬，犹如杰克对福塞特那般尊敬。“罗利会跟随他去任何地方。”福塞特曾说。



珀西·哈里森·福塞特被认为是“最后的个人主义探险者”。他仅带着砍刀和指南针，怀着神圣的使命感就进入了地图上的空白区域。这是他 1911 年的照片，这年他第 4 次在亚马逊探险。